

名家
散文

典藏

林文义散文

木刻猴子



林文义散文

木刻猴子
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15-1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刻猴子:林文义散文 / 林文义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288-5

I. ①木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5)第 222663 号

责任编辑 冯静芳 责任校对 陈 玲
特约编辑 夏雨清 责任印制 朱毅平
封面设计 王 芳

木刻猴子

——林文义散文

林文义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59 千字

印张 7.75

插页 2

印数 1-8000

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88-5

定价 **26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隔海呼渡

四十五年前的十八歲少年，立志習畫；未知繪事不成，遂以文學專注至今。

彼時台灣猶在全然禁制中，祈望以文字在黎明前的黑暗求索心更自由的解放。

浪漫以及抽象、意識流……日本、歐美文學涵養台灣象所作家渴求的生命走向；私淑的反而是不容許拜讀的：魯迅以及沈從文等等卓越的中國作家前輩……。

散文40本、小說6冊、詩2集，這是我文學的歷程。文字美學之求索、真情實意之我手寫我心，正是最終亦是最初的致敬和信仰；人民、土地、歷史。風格以及文體之立意，彷彿寫給台灣的情書……。

海峽分隔兩岸，你我並非陌生。

林文義 2015年2月10日
台北大直

台北人林文义(代序)

夏雨清

1

前两年做一本《去台北》的书,常往台北跑,舒国治带着认识了一些朋友。林文义是第一个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台北。到酒店住下,已是傍晚,舒国治让朋友开车来接。在大堂等了一会,舒国治来电了,说朋友到了酒店附近,让我绕过一个街角,去找。

理由是:这家酒店,他不便进来。

这家酒店叫薇阁。

在台湾的那几天,别人问住哪,我一报“薇阁”,一室的人都要惊呼:真的?

还没等我转过街角,舒国治的朋友已经迎上来了。

他就是林文义。

林文义忙不迭地解释,酒店附近可能有狗仔,他不

便出现。为了避嫌,他甚至带了夫人一起来。

这会儿,我看到他夫人正在车边挥手。

林文义是个文艺全才,画漫画,写小说,著诗集,更是台湾有名的散文家,出过四十多本散文集,不久前一期《联合文学》就做了个他的散文专辑,封面是一张大大的照片,他斜靠着,特别有型。

林文义出道早,早年还替古龙捉过笔。古龙嗜酒,常误事,报纸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,就要开天窗了,有时喝酒前,会让朋友给他顶上一期。有时去旅行了,也会找个朋友来接龙几天。

林文义就是这样一个被抓差的小朋友。

林文义怕狗仔,不是作家的身份,而是几年前做电视评论员,台湾叫名嘴,搞得家喻户晓。尽管“金盆洗手”多年了,走在街上或坐计程车,依然不时被人认出。

他夫人曾郁雯,是个诗人,也是个珠宝设计师。杭州大厦就有她的设计品牌。

我们拐过街角,林文义扫了一眼薇阁,仿佛在寻找潜伏的狗仔。

这是一家汽车精品旅馆,也就是情人旅馆。

我后来才知道,很多台湾名流都栽在这家酒店——被狗仔拍到和人开房,或者干脆猝死床上。

难怪当我说住在薇阁,会引来一片诧异。

其实,我只是来体验酒店的。那是个媒体团,赶在自由行开放前,来体验一下台北的味道。

2

那一天的晚餐,舒国治领着我们去了蔡琴家楼下的餐厅,这家做的是上海菜,很多年了,据说挺经典的,从上海迁到台北的银行家们常去。那天也许去晚了,人不多。

林文义善谈,一落饭桌,就从楼上的蔡琴说开了八卦。和小报的道听途说不同,林文义的八卦,有料,在以前,这叫掌故。

后来,我又去过这家餐厅几次。有人指点说,你看楼上的灯亮着,蔡琴就在家。蔡琴在家,无论多晚,灯总是亮着。

她怕黑暗。

不知真假。我记得求证过林文义,也记得他回答过,可答案是什么,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。

3

林文义和曾郁雯有次来杭州,我在大井巷的薄荷庭院等,这是我和朋友合伙开的一家咖啡馆。他们夫妇去西湖坐了游船,从南山路上岸,一路穿过河坊街,来

到薄荷庭院。

林文义点了杯招牌咖啡，一喝之下，赞不绝口，说可排内地咖啡榜第一，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，发在台湾的报纸上。

怕我不信，他搬出了近百岁的妈妈。

林妈妈据说是台北引进咖啡的第一人，很多年来，林家一直开着咖啡馆。

我猜他的意思是：你看，我是咖啡世家，不乱说的。

林文义就是这样，很会夸人，体贴人，像足了绅士，说话又糯又软，尤其女士，都觉得他是台湾暖男一枚。

有一次在台北，有个饭局，我带了一坛上好的绍兴黄酒，到得餐厅，同事不知情，把本来要给大家分享的酒，送给餐厅老板了，那是我的台州老乡。他一听是好酒，马上让人收起来了。

场面一时尴尬。

林文义见我有些失落，悄悄离席，叫了计程车，回家拿了自己那坛来。那是我前一天带给他的。

于是，一桌皆欢。

4

我和林文义的见面，有时约在敦化南路诚品书店，那会儿，曾郁雯的工作室就在边上。林文义乐于向朋友推荐诚品书店，他也是这里的常客，常有讲座、对话

什么的,有一次去,一面墙上都是他和舒国治一场活动的海报。

诚品外面的广场,一到夜里,就有很多地摊。据说此间卧虎藏龙。

林文义带我去过几个地摊,记得有一个是卖手绘石头的。摊主是个艺术范的长者,也许不老,长得很像鲁迅。

晴好的夜晚,他都会骑一辆英国古董自行车来摆摊。他只卖手绘石头,石头据说都是自己去台湾北海岸捡来的,再手绘上祈福的图文。价格也不贵,多在一两百到七八百台币之间。

摊主有来历,是小说名家司马中原的儿子,姓吴,以前在痖弦主编的联合副刊做美编,忽然有一日辞职了,在诚品前摆了个地摊。

林文义总要去照顾他的生意,来了朋友,都会带到摊前去挑些石头。吴姓长者寡言,林文义循循善诱,诱导他说出每一块石头的故事。

他是最好的推销员。

艺术家有故事的手绘石头,总是吸引人。那一晚,几个路过的人,听了两人的对话,就默默买走了几块。

林文义还在香港的报纸上写过一篇手绘石头的故事,长者的摊前,一下子多了港客的身影。

我后来几次去诚品,也总要去广场看看手绘石头摊。

目 录

华丽的冒险

- 童年照相簿 / 003
- 木刻猴子 / 008
- 青春 / 012
- 二十年前龟山岛 / 018
- 长发 / 024
- 三十年前三峡河 / 027
- 女儿书 / 031
- 朋友书 / 035
- 恋人书 / 039
- 文学书 / 042
- 面山阳台的沉思 / 046

华丽的冒险 / 050

书房的鱼 / 055

夏卡尔之冬

玻璃森林 / 061

河流向海 / 068

玉山前后 / 072

鲁迅的城市 / 077

观音之霞,大屯之云 / 083

岚的想象 / 088

晚潮 / 092

以织锦为名 / 096

岛屿回看 / 105

敦煌之路 / 110

夏卡尔之冬 / 115

京都夜曲 / 118

在旧市区散步 / 121

无乡可回

无乡可回 / 131

满山管芒花	/ 137
雨夜基隆港	/ 143
离开,欧菲丽亚	/ 149
阿寒湖	/ 155
单人旅行	/ 160
航寄维也纳	/ 164
老太太	/ 169
矿的纪念	/ 173

天使之羽

听《月河》的年代	/ 179
树语	/ 186
最贴近孤独的时刻	/ 189
慢行	/ 193
真假伦勃朗	/ 197
天使之羽	/ 202
凝影无声	/ 208
笔记二〇〇七	/ 212
迷走寻路	/ 226

华丽的冒险

犹若贝德丽采之于但丁

五百年前佛罗伦萨

动乱后终于拿起笔

才知诗比《圣经》虔诚……

童年照相簿

1

经过一次迁徙，多少会遗失一些物件。譬如相簿、毕业证书、少年恋人的信……我已经倦于回忆。有一夜，推开住处的大门，转身闪进玄关，脱掉鞋子，偶抬首，看见玄关穿衣镜里的自己，陌生的一双眼睛烁亮而疏离，发丝垂下额头。未开灯，还在无边的黑暗中，忽然就冻结在那里。

母亲的声音平静地从电话彼端响起：“啊，我找到你五岁生日的相片，圆山动物园，还有阿霞姨妈，我牵着你的阿姊……”

好像敲开电脑键盘，那帧五英寸乘七英寸的黑白相片，微粗的粒子质感以及裁成锯齿的边框，很清晰地显影在我的思绪里，穿着素色旗袍的母亲，以及没有笑容的阿姊……伴随母亲搭早班的飞机下高

雄，天蒙蒙亮，冷风徐来，长长的民权东路，少有车辆，母亲不发一语，凝重而疲倦的脸颜，定定看着车前窗。过了复兴北路，前去五百米左转就是松山机场。

阿姊火葬后的骨灰放在一座佛寺里，白发的姊夫带着三个儿子，内外张罗丧事，母亲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还在服兵役的二侄红着眼挪身过来，轻拍着母亲因哭泣而微微抽搐的背脊安慰说：“阿嬷，莫哭啦。”

姊夫递给我一根香烟，哽咽地替自己燃上一根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感谢你的阿姊，三个儿子都抚养成人……”

不知道姊夫的头发什么时候变白了，仿佛还是昨日，帅气、敏捷地送冰块来母亲的咖啡店，看着正埋首煮咖啡的阿姊，脸红了起来，匆匆离去，像埋藏着某个美丽的小秘密。

然后有一天，阿姊鼓起很大的勇气，对母亲说：想嫁给送冰块的姊夫。母亲似乎寒着脸不允，阿姊咬着嘴唇，用力地说：“我，一定要嫁给他……”

我默默地把烟抽完。灵堂中间阿姊的遗照，像极了五岁生日时在动物园与她的合影中她那没有笑容的脸颜。

我竟然遗落了这帧相片，并且在长远的记忆中忘却，成为生命的一次留白。

2

第一次逃学，是厌倦于日以继夜的升学压力。肥胖、鬈发的班主任总是惯于挥舞着那支三尺长藤条，算术七十分是合格标准，差一分

打一下手心,所以我每天书包里都带着虎牌万金油,以备随时而来的鞭策。

装病写请假单,偷盖母亲放在梳妆台抽屉里的印章,早上背着书包出去,从住家的锦西街右转到宁夏路,在重庆北路与凉州街的交叉口就是我们的太平小学,逃亡似的穿过兰州街,从民权西路往中山北路三段的方向急走……

小学五年级,厌倦那些烦躁的模拟试题,心里隐约地郁结难抒……绕入抚顺街,脚程有些惊怕,好像就在街的转角,肥胖、鬻发的班导师会忽然出现,狞笑地压迫而来,说:“我逮到你了。”

怎么有一片绿意盎然的林叶?怒放的九重葛以及粗壮的大王椰子树,碎白石子砌成的围墙,举目所见是十字架尖塔,西洋式二层建筑,神召会。

然后是比班导师更令我惊怕的一张脸颜向我挪近,父亲站在教堂大门的台阶上,摊开一张建筑晒图,和两个工人比手画脚,指着对面进行的工事。

当天晚上,被下班后的母亲痛打一顿。抚着手脚上的鞭痕,裹在薄被里,静静的,静静的,脑中浮现那座林树苍郁的神召会教堂,那一大丛穿墙怒放的九重葛。

小学毕业前一个月,我们终于搬家到神召会教堂对面那栋四层楼高的公寓,一住就是三十年,直至今日。

阿嬷在四楼阳台养了一窝鸡,然后盖了鸽舍,向晚时分,矮壮勤劳的阿嬷挥舞着小红旗,鸽群以优美的弧度在霞色满天的黄昏飞行,而后逐一回来,阿嬷的脸笑得更圆了,眼睛眯成一条线。

那时,少有五楼以上的建筑物阻挡,站在四楼阳台上,可以清晰